

## 诗 绪

## 仙杯落晚霞

□ 黑牙

比晚霞红的,是你  
被风掀起的一抹裙角  
此刻,我与一只  
赶路的蚂蚁,一同抬起头

你站在众草之上,发丝散落  
如龙潭上的三道瀑布  
你飘然而过  
林中百兽垂首,百鸟齐鸣

作为背景,远处的人天北柱  
朦胧如一片起伏的云  
作为一盏灯,天空的明月  
同星辰一样暗淡

此时,若有酒  
醉的一定是秋风  
我不会醉。遇到你后  
我从来就不曾清醒

## 秋天的问候

□ 谭丁录

天空似乎还飘着夏天的云  
秋风已迫不及待  
协助黄叶逃离故乡  
田园挂满沉甸甸的黄金  
似故人的问候

我是季节的过客  
亏欠了几十年的人间  
被岁月掏空了身体  
滋长的雪越来越厚  
今夜,秋风约上月色  
我端起斟满乡情的酒杯  
一杯敬日月,一杯敬山河  
秋风打了个趔趄  
月光洒满山坡

## 荷塘秋韵

□ 心菩提

提着荷香行走,风  
试图打捞跌入湖底的云影  
阳光下,田田荷叶  
安神,立命  
内心的脉络,临摹  
隐去的时光

荷开风雅。挺立的是  
尘世的苍茫,修悟脱俗本真  
莲结信仰。高擎的是  
向上的坚守,诠释青白身世

有蝉歌助阵,倒立的红蜻蜓  
只轻轻一吻,便点题了  
蛙语抒情的秋韵

《清稗类钞》里有一则关于李渔的记载,读后极为惊悚——著有《闲情偶寄》等名作的一代名家李渔,居然曾经是“夜盗官银”的大盗!

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师级的人物,他是清初著名戏剧家、美学家、园林家,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出版家兼文化商人。然而,他的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,使得他的声誉,即便在他生前,也呈现出毁誉参半、尖锐对立的状态。所以,《清稗类钞》中“李笠翁盗库金”的记载,令人莫辨真假——若云其假,徐珂何以不吝笔墨写入书册?若云其真,其他文史资料何以不载其事,而现代研究李渔的专家,也不辨其“冤”?

## 李渔曾是盗银贼?

□ 蜀水巴人

《清稗类钞》里有一则关于李渔的记载,读后极为惊悚——没错,简直令人惊诧莫名!著有《闲情偶寄》等名作的一代名家李渔,居然曾经是“夜盗官银”的大盗!

在徐珂的笔下,“盗贼类”一节,赫然专列一条“李笠翁盗库金”,而且首尾衔接,故事完整。其云:李渔少时载酒大明湖,与一帮“裘马翩翩”的贵胄子弟竟日游。清初,宦宦子弟皆习武,众人聚在一起,贵子弟强拉李渔“布库”(摔跤也),李像沙袋一样被“颠仆之”,然全无怒色,爬起来若无其事,或自嘲,或逗乐,故此一众玩伴儿都很喜欢他,“乐与游”。忽有一日,李渔对大家言,“历下(指山东济南)风土,诸公子当倦游览矣。广陵(指扬州)靡丽为三吴冠,可买舟作广陵游乎?”这帮子多金有闲的“浪人”,于是从李渔倡议,“载数画舫,联樯南下”。花天酒地盘桓弥月,李渔突然摆酒宴请大家。席间,李渔“遍拜诸人”,请求援手相助。众人笑言,所请何事。李渔开口即道,“吾需金数万,诸公子不能相假。吾知运司库金银无虑千万,(以)诸公子材武,盍助渔取之?”闻听此语,诸人相顾骇愕,不作一语。李渔怒,遂威胁,诸公子如不相帮,李渔自己可以自取,然定会“祸嫁诸公子”。眼见如此胁迫,“诸人不得已,应之。”遂随李渔夜行,只见李渔“巨跃如飞,先登岸”,又“疾趋,登运库屋,揭瓦斩梁,驱诸人探身下盗金。自操刀踞屋顶瞭望,备有变。诸人负金出,驱诸人先行而自殿后。”抵舟,心思缜密的李渔一边给诸人斟酒压惊,一边威胁,“诸公子身下盗库金,而渔居屋顶瞭望,事发,不必首渔而从诸公子也,诸公子幸好自爱。”故事至此,诸公子归家后,再不敢与李渔相处,也不敢声张此事,而李渔所盗库金,究竟不知作何等用途云云。

所谓运司库,是指扬州的运司衙门,其全称为“两淮都转盐运使司”,故址现在扬州市东圈门西入口附近。运司衙门负责大清食盐的运销、征课,隶属于户部,无疑是进出以千万计肥得流油的部门。李渔“夜盗运司库库银”,《清稗类钞》中的这则记载,令人莫辨真假——若云其假,徐珂何以不吝笔墨写入书册?若云其真,其他文史资料何以不载其事,而现代研究李渔的专家,也不辨其“冤”?

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师级的人物,他是清初著名戏剧家、美学家、园林家,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出版家兼文化商人。然而,他的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,又被时人目为品格卑下的“怪物异人”。清顺治十八年进士董含,就曾毫不客气地指斥李渔:“性齷齪,善逢迎,遨游缙绅间。喜作词曲小说,备极淫褻。常挟小妓三四人,遇贵游子弟,便令隔帘度曲,或使之捧觞行酒,并纵谈房中术,诱赚重价。其行甚

秽,真士林不齿者。”携带着在芥子园调教出的昆曲家班女戏(即所有角色全部是女伶),频频奔走于权贵巨贾之门,一住数月,套用种种借口索取馈赠,不但重创了李渔的声誉,而且也被人把他当作了清初最著名的“秋风客”。清《永宪录》称这种“探望索取”,为“无厌之辈”。清代曾任苏州知府的胡可泉,在自己的衙署中贴了一幅对联:“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,各请免见;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,俱听访拿。”在胡知府的治下,打秋风者与诸匪类并列,可见秋风客如李渔者流,是多么的不受人们待见!

作为芥子园和芥子园书铺的主人,李渔具有特别超前的经营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。对于防不胜防的翻刻盗版,李渔毫不留情地予以追究到底:“我耕彼食,情何以堪?誓当决一死战,布告当事。”为了守住自己养家糊口的文化产业,李渔无疑得罪了诸多坊间的书商,以及“吃文化饭”的掊客。这些人,借李渔自身的缺点乃至污点,无端放大,以一作十。“秋风客”叠加“反盗版”,使得李渔的声誉,即便在他生前,也呈现出毁誉参半、尖锐对立的状态。

综合考量李渔的个性及风评,《清稗类钞》中所载的“盗银案”就颇多可疑之处。其一,扬州运司库库银失盗,事涉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,官府焉能悄无声息,不予追究?其二,如此重要的藏银重地,居然无有兵卒把守,任由李渔一众人等“揭瓦斩梁”,如入无人之境,由屋顶缒下而从容得手?其三、如此动静并不小的团伙作案,山东至扬州来去经月,几条船几十人尽知案情,难道几无一人自首邀功洗脱自身,岂非咄咄怪事?加之李渔“盗银”之说,几乎只有《清稗类钞》言及,如此“孤证”,难免不让人猜测,厌于李渔“打秋风”者,恨于李渔“反盗版”者,共同“联手”通过这种口口相传民间故事式的下三滥手段,来诋毁李渔,糟践李渔,所谓“三人成虎”者是也。唐兰先生在《古史辨》中言,“《史记》记事中十之二三不可尽信”——“无韵之离骚”尚且如此,何况一般之史料笔记呢。

对于被别人诟病为“秋风客”,李渔自己也有悔过式的认知。晚年,他在《多丽·过子陵钓台》一词中写道:“仰高山,形容自愧;俯流水,面目堪憎。”然而,功过相衡,李渔无愧于伟大——读《笠翁十种曲》,读《十二楼》,读《闲情偶寄》,他之伟大在字里行间汨汨而出。

“此身不作王摩诘,身后还须葬辋川”——由生到死,浪漫一生属笠翁!



巴人 说 事

## 轻歌长吟大同蓝



□ 李文亮

人生于天地之间,那自然之美,往往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和心灵的震撼。白云出岫,落日熔金,头顶的星空,杯中的明月,都可以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的艰辛。特别是作为一名大同人,头上的这方蓝天,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,更是我们心灵永远的家园。

庄子说: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孔子说:天何言哉。大同的蓝天如此之美,却始终默默无语,只等待着他的知音为之低吟,为之高歌。近年来,读过不少关于“大同蓝”的文章,在《平城》刊物也刊发过相关诗歌和散文。但关于“大同蓝”的歌曲,听过的却很少,偶尔听到一两首,感觉是黄钟大吕庙堂之乐,很壮阔很豪迈,但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,总想再听一支来自民间的、个人视角的歌曲。

前段时间,马秋杰先生与王咏老师等艺术家,共同创作了一曲《蔚蓝》,有机缘听到此曲,弥补了心中的遗憾。我对音乐是外行,无法从专业角度来评价这曲如何好,只是觉得这支歌曲有一点直抵内心的东西,让人听的时候,心灵随之翔于蓝天之上;让人听了之后,仍觉歌声绕耳、三日不绝。

古人说:歌以咏志,言为心声。后来细想,《蔚蓝》之所以能打动我,原因或许就在于“真诚”二字,就像这大同之蓝天,通透纯净,自指人心。其间和马秋杰先生聊过几次,听他讲创作动机,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同对自然的赞美讴歌。听马秋杰先生与王咏老师谈创作过程,感觉两人就如古时之钟子期俞伯牙,高山流水,默契于心,联袂完成一曲《蔚蓝》,其创作过程可谓精益求精,无论是歌词,还是编曲,甚至后期的MV,每个细节都不敷衍,前前后后修改多次,目的只有一个:抓住内心深处那丝感动。好在,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,这首歌真正唱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,清澈辽远,回味悠长。

马秋杰先生籍贯不是大同,但他在这座城生活了几十年,他对脚下的黄土、头顶的蓝天的这片热爱,让我们许多大同人心生惭愧。这些年马秋杰先生为大同的文学事业也做出不少慷慨无私的支持。所以,作为一名大同市民,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,我向马秋杰先生和《蔚蓝》的创作团队表示敬佩和感谢。

文字与音乐的力量说小也小,说大也大。一曲《成都》,让多少人对成都生起向往之情,希望能“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”。一座城市,需要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。我现在平城区从事文化工作,更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艺术家,能写一写我们的城市,能唱一唱我们的家乡,让更多的人由此走近平城,爱上大同,希望我们大同的天空,永远蔚蓝。